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12 期
2006 年 12 月，頁 31-56
本文 2006-1106 收稿，2007-0120 通過刊登

《源氏物語》與儒佛道
—以第三部為主—

陳明姿*

摘　要

《源氏物語》第三部主要在敘述最能繼承源氏美質的子孫—薰及匂皇子兩位貴公子與宇治八親王的女兒們的悲戀故事。本部也和第二部一樣，故事的重點以描寫女性爲主，特別是對兩位女主人翁大君（大女公子）及浮舟爲何會步上悲劇一途有極詳盡的描述，作者再描寫兩位女主人翁苦惱的原因及經過時也大量的擷取儒佛道思想。本論文主要在探討《源氏物語》第三部擷取了哪些儒佛道思想；作者何以又如何擷取這些儒佛道思想，並因此達成了何種成就。

關鍵字：源氏物語、儒家、佛教、道教、游離魂、物之哀

* 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A Study of *the Tale of Genji*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Part III)

CHEN, Ming-tzu*

The third part of *Genji Monogatari* (*The Tale of Gengi*) talks about the tragic love stories of Kaoru and Prince Niou with the daughters of the Eighth Prince in Uji. Kaoru and Niou are the descendants of Genji and carry forward his fine qualities best. Similar to Part II, in this part, special emphasis is laid on female descriptions, especially on the reason why the two heroines Oigimi and Ukihune shall walk towards tragedy. At the same time of describing the suffering and misery of Oigimi and Ukihune, Lady Murasaki Shikibu, the writer of the book, picks a lot of things from Chinese Confucian, Buddhist, and Taoist thinking.

This paper tries to survey what kind of Confucian, Buddhist, and Taoist thinking Lady Murasaki Shikibu picks 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Tale of Gengi*, why and how she picks those thinking, and what kind of achievement she gets.

Key words: *Genji Monogatari* (T*he Tale of Genji*),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free soul, mononoaware

*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源氏物語』における儒佛道
―第三部を中心にして―

陳明姿*

要　旨

『源氏物語』の第三部は、源氏の多くの子孫の中で、もっとも彼の美質を受け継ぐ子孫－薫と匂宮の二人と宇治の八宮の娘達との交渉を描いたものである。第三部も第二部と同じく、女性を描くこと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そこには、特に大君と浮舟が何故悲劇の道を辿ったのかについて詳しく語られている。そして、二人の女主人公の苦悩の原因といきさつを描くに際して、またしても、作者は儒佛道思想を大量に摂取した跡が見られる。小稿は『源氏物語』における儒佛道を探求する一環として、第三部に焦点をあて、作者が何故且どのように儒佛道思想を取り入れたのか、そして、それらの儒佛道思想をとり入れることによって、どのような成功を収めたのかを考察しようとする試み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源氏物語、儒教、仏教、道教、遊離魂、もののあはれ

* 台湾大学日本語文学系教授

《源氏物語》與儒佛道
－以第三部為主－

陳明姿

一

《源氏物語》的第三部是指〈匂宮〉卷至〈夢浮橋〉卷的十三卷。當中〈匂宮〉卷、〈紅梅〉卷、〈竹河〉卷這三卷主要在描述源氏的眾子孫（這裡所謂的子孫，除了與源氏有血緣關係的子孫外，也包括其所領養的玉鬘一家子及薫等人），特別是被認爲頗能繼承源氏美質的薫及匂皇子。因此這三篇頗具有銜接第一、二部與宇治十卷的功能，至於宇治十卷則是在敘述薫及匂皇子兩位貴公子與宇治八親王女公子們的戀愛故事。宇治八親王在〈橋姫〉卷首次出場，他本是桐壺帝第八皇子，是源氏的異母弟，由於其母出身高貴，八親王也曾被認爲是可能繼承帝位的熱門人選之一。但因源氏失勢之時，他被弘徽殿太后一派利用爲陰謀廢立東宮（後來的冷泉帝）的棋子，因此當弘徽殿太后等人陰謀失敗，源氏重返京城攝政後，八親王便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不久又因其位於京都的宅邸遭逢回祿之災，八親王只好攜眷退居宇治山莊。此後，京都也鮮少有人來訪，八親王逐漸被世人所遺忘，又因其個性較似女子，不善拓增財產、增加收入，於是祖先遺留之家產逐漸用盡，生活也不甚寬裕。八親王雖然出身帝王之家，卻是個落魄的貴族世界邊緣人。八親王有三位女公子，大女公子及二女公子於正室亡故後，便由八親王獨自撫養，因此一旦親王撒手人寰，兩位女公子便成爲無依無靠的孤女。至於第三個女兒浮舟是側室所生，由於八親王不肯認她，只好隨著改嫁的母親中將君至繼父常陸守家，但由於浮舟並非常陸守親生，因此浮舟在此也受到差別待遇。換言之，這三位女公子雖是親王之女，其處境與待遇卻與京城裡其他貴族的女公子相差甚距。然而，向這三位女公子求婚的薫及匂皇子卻又是身份高貴、外貌出眾，最受京都眾女公子矚目的貴公子。因此在交往之際，由於空間的阻絕，彼此環境的差異，地位的懸殊，產生了種種的矛盾

與誤解，甚至釀成悲劇。而在描寫主要人物的生活常規、思考模式、行爲準則及其內心的矛盾、苦悶時，亦可看出不少作者擷取儒佛道思想的痕跡。儒佛道思想在第三部裡亦佔極重的份量，本文作爲探討《源氏物語》與儒佛道思想之一環，特別聚焦於《源氏物語》第三部，除了希冀藉此對當代貴族的生活時空有更廣泛的了解外，並進一步探討儒佛道思想在第三部裡具何種意義。作者何以又如何擷取儒佛道思想，並藉此達成何種效果。

二

第三部裡的舞台背景雖由京都延伸至宇治及常陸，但是主要人物仍是貴族或與貴族世界有關之人。首先薰及匂皇子是朝廷裡的貴公子。而大女公子和二女公子也是貴族之女，這兩位女公子雖生長於宇治山莊，卻由八親王親自教育，因此在物質生活方面或許不如京城裡的其他女公子，但其思考模式及行爲準則應是以貴族世界的規範爲依據，至於浮舟也是八親王之女，雖然生長於常陸守（常陸守是指常陸）之家，但因常陸守也是公卿之後，「其親戚當中沒有一個庸碌之人」[1]故其所思所爲應不致於與京城中的公卿貴族相去甚遠，更況浮舟母親出身也不低賤，她本是八親王夫人之姪女，又曾是八親王側室，亦諳貴族世界的各種習俗。浮舟成長於一個與公卿貴族淵源深遠的家庭，因此其教養縱然不若其他女公子高，但其價值觀、道德觀應仍以公卿貴族社會之通則爲主，跟當時低層社會的女子有所不同。由於主要人物都與公卿貴族世界有關，因此作品裡所敘述的人物的生活習慣等大部分仍以公卿貴族世界的常習、規範爲主。第三部裡也處處可以窺見儒佛道思想的踪影。

首先與作品人物的生活關係最密切的仍是佛教，如宇治大女公子臥病在床之時，薰公子也爲其找來阿闍梨（師輩高僧）以及以術法聞名的多名僧人前來爲其誦經、祈禱，以求早日病癒。另外人物過世時

[1] 見紫式部著、豐子愷譯《源氏物語》（下）（台北：木馬文化 2001 年 1 月）P.314。本文所引用的《源氏物語》譯文及章節、頁數的表記法是採用豐子愷《源氏物語》（上）（中）（下）（木馬文化 2001 年 1 月），但有些字句則根據本人對原著之瞭解作若干修正。

皆以佛教儀式舉行，並請高僧誦經，以助亡者往生極樂世界，如〈椎木〉裡八親王過世時所舉辦的法會便是一例。又在忌日或適合舉行法會的時期裡，也會爲亡故的親人等舉行法會，〈総角〉卷裡薰公子及宇治兩位女公子爲八親王舉辦的周年忌及明石中宮（皇后）爲其亡父六條院主源氏及其養母紫夫人舉行的大型法會法華八講皆是其例。

此外論及男女的緣分及人的命運時，常將其歸諸於源自佛教因果報應說的宿緣、宿運。[2]薰公子屢次向周遭的人說自己對大女公子的戀慕是宿世所注定的。如〈総角〉卷裡薰公子遭受大女公子多次拒絕後，轉向熱心的撮合匂親王與二女公子的婚事，然而大女公子對這門婚事也一樣不太熱衷，因此薰公子找來弁君（八親王府裡的老侍女）對其說道：

> 多年以來，我只是爲了欲修後世而到這裡來請教的。但親王將逝世前不久時，自覺壽命有限，曾將兩位女公子託付與我。……我的本性較奇特，對世俗男女之事不感興趣，然而或許是前世注定的緣分，我對大女子如此熱心愛慕。……[3]

薰公子無法解釋自己爲何會如此受大女公子吸引，便將其歸諸於佛家所說的宿世之緣，他也向大女公子說「請你相信這是宿世的姻緣」，[4]此外大女公子亡故後，薰公子睹物思人，也對二女公子說道：

> 我從小厭惡塵世，常想清心寡欲地度此一生。然而想必是前世因緣之故，令姐對我雖然冷漠，我卻始終無法忘懷。[5]

除了薰公子將自己對大女公子的熱戀說成是宿緣外，當二女公子被迫與匂親王結縭後，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惶恐不安時，大女公子安慰她時也說道：「這定是世人所說的『難以逃避的宿緣』」[6]，浮舟卷裡浮舟因自己與匂親王之情事被薰公子發覺而陷入煩悶苦惱時也說道：

> 我雖然是自作自受，但我的宿世命運也太苦了。[7]

---

[2] 見佐藤勢紀子〈源氏物語の宿世觀〉(《源氏物語講座 5 時代と習俗》東京：勉誠社 1991 年）P.278
[3] 註 1 同揭書 P.187
[4] 註 1 同揭書 P.204
[5] 註 1 同揭書 P.286
[6] 註 1 同揭書 P.207
[7] 註 1 同揭書 P.386

作品裡的人物將不可知、不可解的命運，尤其是男女的姻緣皆歸諸於命運。當然這也非全指不幸的婚姻或負面的事件。如第四十四回〈竹河〉卷裡玉鬢應冷泉院（上皇）之求將其大女公子嫁入宮裡，不久這位新皇妃便生下一位皇子。作者對這一件事作如下的描述：

> 數年之後，這皇妃又生了一位皇子。冷泉院後宮諸后妃，多年以來未生過男孩，現在這皇妃居然生了皇子，世人都認爲是特殊的宿緣，大家不勝驚喜。[8]

由這一段可看出當時的人對這種可喜可賀之事也認爲是宿世的果報。另外在＜橋姬＞卷裡阿闍梨在向冷泉帝介紹八親王時，對其資質頗爲贊賞，也說道：

> 八親王深通內典，真乃大智大慧，應是宿世因緣。[9]

阿闍梨認爲八親王智慧過人，可以解讀深奧的佛經，是前世修來的福報。另外，浮舟之母中將君帶著浮舟前來投靠宇治二女公子，看到二條院的一切時，對二女公子非常羨慕，也對其說道：

> 當年夫人逝世之時，您還在襁褓之中，親王和身邊的人都憂愁嘆息，擔心您的前途如何是好，但因您宿世福報，在那山鄉的懷抱之中，也能順利成長。[10]

二女公子雖然年幼喪母，卻能順利成長，並與匂皇子結縭，也被認爲是她宿世修來的福報。由上述的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無論是男女的姻緣或是幸與不幸的際遇，只要是不可避、不可知、超乎人力之事都被認爲是宿世所注定的命運。這些思維與第一、二部並無多大的不同。[11]

然而第三部又具有濃厚的「厭離穢土、欣求淨土」的旨趣。如八親王在遭逢種種不幸之後，便隱居宇治山莊，不再對今世存任何留戀，一心禮佛修道，以求來世能往生極樂世界。因此又被稱爲「俗聖」。八親王以外，作品裡尚有另一位具強烈厭棄俗世之心的人物，這位便是第三部的主要人物之一薰公子。薰公子是位一心向佛，對兒女私情不

---

[8] 註 1 同揭書 P.131
[9] 註 1 同揭書 P.142
[10] 註 1 同揭書 P.325
[11] 參考拙著『源氏物語與儒佛道－－以第二部爲主』（大阪：『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一号』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センター）P.247-259

感興趣的男子，其人物造型和第一、二部的其他主要人物有些不同。今西祐一郎氏曾指出薰公子在《源氏物語》第三部故事裡和匂皇子是兩個具對照性的人物，薰公子代表「まめ」(正經老實)，匂皇子則是「すき」(好色)，但薰公子的「まめ」又和第一、二部的「まめ人」夕霧公子不一樣，這裡的「まめ」披上了「道心」(欲求菩提之心)這件新衣裳，[12]換言之，薰公子是一個具濃郁佛教色彩的人物。

薰公子表面上是源氏之子，其實卻是朱雀帝女三宮（三公主）與柏木發生不倫事件後所產下之子。關於自己出生之事，他小時候隱約有所聞知，長大之後也時時懷疑，心甚不安，然而無人可問，他也不便直接問母親，只是一個人獨自爲此事而煩悶。

> 究竟爲了何事，由於何種宿緣，致使我身帶著此種疑慮而出生於世呢？善巧太子能問自身而釋疑，我也要有此領悟力才好。[13]

關於「善巧太子」，是小學館出版的《古典文學全集》裡的表記，岩波書店出版的《古典文學大系》則作「瞿夷太子」，會有如此不同是因爲『源氏物語』青表紙本皆作「善巧太子」，河內本則作「瞿夷太子」，因此採用不同版本的兩書也才有此差異。「瞿夷太子」本是釋迦牟尼之子羅喉羅尊者，待於其母瞿夷胎內長達六年之久，於釋迦出家修行後才誕生，眾人皆懷疑其是否真爲釋迦之子，但他卻知道自己確實是釋迦之子。對於「善巧太子」一詞出現兩種說法，一種認爲善巧太子即瞿夷太子，另一種則認爲善巧即是善賢。[14]可是善賢雖然聰明多智，卻非太子。[15]而且瞿夷太子雖受懷疑，卻悟得自己是釋迦之子，最後也出家了，從文章的意思來解讀，薰公子希望能瞭解自己出生之謎，應是跟瞿夷太子情形較相似，故在此或可將「善巧太子」視爲「瞿夷太子」。作者在此特地提到此人，似乎有意讓當時知道這則佛教故事的讀者將薰公子與這位太子聯想在一起，而將薰公子想成是一位與佛有

---

[12] 見今西祐一郎「薫の道心と大君―橋姫・椎木巻」(『源氏物語講座 4　京と宇治の物語 物語の世界』)(東京：勉誠出版 1992 年 7 月 25 日) P.68
[13] 註 1 同揭書 P.92
[14] 阿部秋生、秋山虔等校注、譯《源氏物語》(五)(東京：小學館，1995 年 5 月初版) P.17
[15] 山岸德平校注、譯《源氏物語》(四)(東京：岩波書店 1962 年 4 月) P.497

宿緣之人。這位薰公子對「現世榮華毫不關心」[16]，雖然「年事尙幼」，卻已「聲名遠播」，他懷抱將來入佛門之志，「竟有佛菩薩暫時下凡之相」[17]。根據這些描述，亦可看出作者意欲強調薰公子具有佛家傳說中尊者的特質。而最令讀者印象深刻的是薰公子身上具有一股香味，而且「這香味不是世間的香氣……他的身體略微一動，香氣便會隨風飄到很遠的地方」。[18]關於這香氣在五十回時，作者特別透過作品裡的人物作出類似註釋般的說明。

> 薰公子大將所倚靠過的羅漢松木柱，所坐過的墊子，都染上了異常美妙的餘香，說起來別人還道是故意誇張，連常常拜見他的侍女們，也沒有一個不極口讚美。有的人說：「閱讀佛經，知道種種殊勝功德之中，香氣芬芳最爲尊貴。佛菩薩說這話確是有道理的。《藥王品》等經文中，言之更詳，說有一種毛孔裡出來的香氣叫做『牛頭旃檀』，這名稱雖然可怕，但確有其事，眼前這薰公子便是證據，可見佛經的說法是真實的。這位薰公子想必從小就勤修佛法吧。」又有人說：「不知他前世積了多少功德呢？」[19]

作者引經據典，說明佛經裡記載的各種功德之中以香氣最爲尊貴，因此薰公子身上可以散發出香味，一定是前世積了許多的功德。薰公子的人物造型不但具佛家的特質，甚至可以說是具有佛家思想裡理想人物的影像。第三部物語裡不只宇宙觀、命運觀，甚至人物造型都深受佛家思想的影響。

然而薰公子除了具有佛家思想所肯定的各種德性外，也具有儒家思想的美德，如作者一再強調他對母親的孝心。

> 「薰公子有時赴三條院省親，女三宮（三公主）賴他照顧，反像仰仗父母蔭庇一樣」[20]
>
> 「薰公子想母親雖然朝夕勤修佛法，但女人的悟力畢竟薄弱，

[16] 註 1 同揭書 P93
[17] 註 1 同揭書 P.94
[18] 同註 16
[19] 註 1 同揭書 P.329
[20] 註 1 同揭書 P.92

> 要深通佛道，往生極樂，恐是難能之事。何況女人又有五障，也很可擔心。故我應該幫助母親成全其志，至少使她來世安樂。」[21]

此外，當宇治大女公子去世後，薰公子萬念俱灰，也曾想藉此成遂出家之本願，然而「深恐三條宮邸中的母親傷心」[22]終於沒出家。由上述的這些敘述可以看出薰公子事母極孝，不但照顧母親的生活，還怕棄母出家後讓母親傷心以致遲遲未出家，甚至還想幫母親通悟佛法，以助其往生極樂世界。這些想法、作法無疑都是儒家思想所主張的「孝道」。此外，薰公子還是一個講信重義的人，八親王生前將兩位女公子託付與他，他也不違背親王的託付，〈總角〉卷裡爲八親王舉辦周年忌時亦是薰公子策劃及主持的，兩位女公子只是依照侍女勸請，做些瑣碎工作而已。二女公子結婚後的三日之儀，薰公子雖不滿大女公子的冷漠，卻仍代爲打點，甚至不忘賞賜下人。此外，他雖認定大女公子是自己的人，但在女方未表示心許的期間，絕不會有輕率唐突的行爲，即便與其孤男寡女同處一室，亦不致於亂，算是一位守禮的君子。又當其聞說浮舟死後，並不計恨浮舟曾經背叛他，對其弟妹盡力照顧，可見他也是一個重情義的人，因此薰公子的言行也是儒家所稱許的君子。換言之，薰公子的人物造形具濃郁的佛儒思想氣息。

除了佛儒思想之外，又作品裡人物的很多日常生活習慣都與陰陽道有關，如作品裡屢次出現「物忌」「方違」[23]等字樣。而陰陽道這名詞雖是日本人自創的，但其中心思想卻是由中國傳至日本的。福永光司等人在《日本の道教遺跡を歩く》一書裡提到陰陽道本是易經的「一

---

[21] 註 1 同揭書 P.93

[22] 註 1 同揭書 P.233

[23] 根據池田亀鑑的《平安朝の生活と文學》（東京：角川書店，1973 年 9 月）P.243-244 的說明：「物忌」是指當代人作了惡夢或是發生了任何不詳之事時會請陰陽師卜卦，陰陽師會根據卦象告訴當事人籠居家中幾天，這期間除了不能出門，也不能會見任何人。將柳木或桃木削成三分左右，寫上「物忌」，繫上線，綁在萱草的莖上，插在冠上或簾子上，或者將白紙截成一小塊，寫上「物忌」。並繫著萱草，可能跟萱草的別名是「無事草」有關。掛上「無事草」也含有祈求無事平安之意。
「方違」是指若次日要去的地方，其方向剛好是今年金神所在的方位，或是那天剛好是天一神、太白神所在的方位，則代表該方向是凶的方位，這時會在前一晚先出門，在與自己家宅不同方向的別人家暫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從那人家出門，則要去的地方便不再是凶的方位了。

陰一陽之道」再結合老莊思想、漢代的陰陽五行之自然哲學、天文曆數及緯書裡的天人合一說、分野說、及以五緯爲主的占星術、十干十二支的咒術信仰，以及道教的「陰陽之妙道」而成立的。[24]

平安時代人們爲了趨吉避凶以求平安長壽，行事都特別謹慎，在不宜出門的日子裡，他們會籠居家中，不見任何人。也因此在不方便見人的時日，他們會以「物忌」爲藉口，謝絕來客。如匂皇子前往宇治，潛入浮舟房裡與其共渡一宿之後，第二天仍然不肯離去，浮舟侍女右近擔心事跡敗露，也不敢讓浮舟母親常陸守夫人知道，便採取這個方法，從下面這一節可以看出一端。

> 太陽高升時，格子窗都開了，右近隨侍在浮舟身邊，正廳的簾子一律掛下，貼上「物忌」的字樣。如果常陸守夫人親自來接，準備騙她說：「小姐昨夜夢見不祥」，請她不要會面。[25]

除了「物忌」之時，諸事不宜之外，洗頭時也有禁忌的月份和日子。如第五十回＜東屋＞卷裡，匂皇子抱怨二女公子偏偏在自己回家時洗髮。二女公子叫侍女大輔君出來回他說道：

> 一向都是趁大人不在家時洗的。可是近來夫人異常疲勞，久不洗了。過了今天，本月內別無吉日。而九月、十月都是不宜洗髮的，所以只得今天洗。[26]

日本古代女子留長髮，設備也不若現代齊全，洗後不容易乾，可能有人因此而著涼，身體不舒服，因此爲保平安無事，洗髮時也都選擇吉日吧！而這種爲求吉利，凡事選黃道吉日的作法其實應也是源自中國道教的曆法、占卜、呪術。古代的風俗習慣雖已逐漸失傳，但現代日本仍保有大安吉日的信仰，一般人在舉行結婚儀式等重要儀式時也都盡量選在大安之日。

此外，庚申信仰也出現在物語裡，〈東屋〉卷裡描述浮舟繼父常陸守宅邸裡日常生活之部分，曾有下面這一小節：

> 這原不過是普通地方官人家，但因財力雄厚，所以好人家的年

[24] 陰陽道與道家思想有關早已有福永光司等人指出，請參考福永光司等《日本の道教遺跡を歩く》（東京：朝日新聞社，2003 年 10 月）P.280-281
[25] 註 1 同揭書 P.363
[26] 註 1 同揭書 P.331

> 輕女子都集中到他家來當侍女。她們的裝束非常華麗，有時合唱幾首簡易的歌曲，有時講些故事，有時通夜不眠地守庚申……[27]

何以庚申之日要徹夜不眠的守夜呢？池田龜鑑在《平安朝の生活と文學》裡曾說明是爲了防止體內的三尸蟲去向天帝告狀，扣減當事人的壽命，所以大家通夜不睡，以讓其沒機會離開人體上天去告狀。[28]

福永光司等人指出這種想法是源自於道教的想法。[29]早在中國四世紀初的著名道教經典《抱朴子　微旨篇》便有下列這段有關三尸蟲的記載：

> 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魄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30]

由此可知庚申之夜徹夜不眠與道教思想有密切的關連，而這種習俗又早就傳至日本，並在平安時代成爲日本的習俗之一。

由以上的考察可以發現《源氏物語》第三部作品的世界裡的日常生活時空亦和第一、二部一樣處處可見儒佛道思想的痕跡。

三

儒佛道不只是出現於日常生活的時空而已，更在敘述故事主題之際發揮其重要機能。

《源氏物語》從第二部開始逐漸發展成以女性爲主的物語，第三部也延續這種情形，宇治十卷的故事也以女性爲主，這部分主要的女性角色共有三位，大女公子、二女公子及浮舟。不過前半部的重點置於大女公子，後半部的重點置於浮舟，因此前半部被稱爲「大女公子

---

[27] 註 1 同揭書 P.314
[28] 註 22 同揭書 P.240
[29] 見福光永司等《日本の道教遺跡を歩く》（東京：朝日新聞社　2003 年 10 月）P.236～P.244
[30] 見王雲五編《翻譯名義經　老子道德經　沖虛至德真經　南華真經　抱朴子》之《抱朴子　微旨篇》(《四部叢刊 027》臺北：商務印書館 1979 年 11 月）P.34

的物語」，後半部被稱爲「浮舟的物語」。[31]這兩位女性當中的大女公子始終拒絕薰公子的求婚，最後幾乎是自殺性的死去。浮舟則在自殺獲救後，出家奉佛。這兩位女性何以會步入如此悲劇的結局呢？作者在敘述故事經過之時，對其心理有極詳盡的刻劃，而在描述其煩悶、苦惱的原因及過程時，更是大量導入儒佛道思想。

首先看「大女公子的物語」的部分，薰公子本是一位道心堅固之人，自幼小便勤修佛法，他爲了要向八親王請教佛法，才會前去宇治，也因此才會認識兩位女公子，並爲大女公子所牽惹。然而他雖對大女公子展開熱情的追求，大女公子卻始終拒他於千里之外。其實薰公子是當時貴族世界裡眾女公子夢寐以求的理想對象，甚至連天皇都願將二公主下嫁與他的青年才俊，才貌及人品均是一時之選，「從當時的社會常理來看，沒有任何拒絕的理由」，[32]大女公子果真對薰公子全無情意嗎？其實不然，這點可從大女公子臨終前對薰公子的態度看出一端。首先是她對著來探望的薰公子說道：「多日不見了，深恐就此死去，正在悲傷呢？」[33]，由這句話可以看出她對薰公子的思念，希望臨死之前能和他再見最後一面。此外，薰公子最後在病榻照顧她時，她也回想薰公子「性情溫厚沈著，穩重可靠」。爲了不讓自己在薰公子的記憶裡留下一個「倔強頑固、冷酷無情」的印象，她不再拒絕薰公子的近距離照顧。由這些描述，可以看出大女公子也一直對薰公子抱持好感。也因爲她覺得薰公子是個理想的好對象，所以才想要撮合薰公子與她所疼愛的妹妹二女公子的婚姻。可是，既然她也認爲薰公子是個理想的好對象，她對他也非無意，何以她會拒絕薰公子？面對薰公子逼問她拒絕的理由，她回答道：

> 「先父在世之時，關於我等將來雖然曾有遺囑：某事應該如何，某事應該如何，但是關於您所說的婚姻之事，全然不曾談及。可知先父之意，確是教我們斷絕結婚之念，如此度送一

[31] 參考菊田茂男「東屋・浮舟・蜻蛉・手習夢・浮橋」(『源氏物語講座』第四卷)（東京：有精堂、1971 年 8 月初版，1982 年 9 月 5 版）P.130。除了菊田茂男外，鈴木一雄等人也如此劃分。

[32] 見篠原昭二〈結婚拒否の物語序說－朝顏の姬君をめぐって－〉(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叢書《源氏物語 IV》東京：有精堂，1991 年 3 版）P.88

[33] 註 1 同揭書 P.227

生。……」[34]

顯然大女公子是以父親的訓誡作爲拒絕的理由。然而八親王果真交代兩姊妹需斷絕婚姻之念，在山莊裡終老一生嗎？且讓我們看八親王要上山寺去清修時，對其兩女兒交待身後之事的那一段：

> 人生無常，無人能避免死別，如果你們另有可以慰情之人，則哀傷之情或可漸漸淡化，但卻沒有可以代替我照顧你們的人，丟下你們兩位，實在令我非常牽掛，然而若因此事而無法往生極樂世界，墮入地獄了，又枉費我這些年來的修行，我與你們同生在世之時，已經看破紅塵了。更不會去管身後之事，然而總希望你們不只顧念我一人，也顧念已故的母親顏面，切勿興起輕薄之念，輕易相信人言，而離去這山莊，須知你們兩人的身世命運，與普通世人不同，必須準備終老在這山鄉中，回顧過去，因我主意堅定，不理世事，故能安然度送歲月，何況你們身爲女子，更應耐性閑居這山莊，以免發生遭人恥辱之事。[35]

這段話乍看之下，也會以爲八親王要求兩位女兒不要結婚，須終老於山莊，但再仔細吟味，便不難發現他是擔心她們輕易相信紈袴子弟的花言巧語，不加思索輕易離開山莊，之後又被棄之如敝屣，不但自身遭人恥笑，也讓死去的雙親跟著蒙羞。因此八親王真正的用意是告誡兩女兒切勿輕率婚嫁，以免遭人戲弄，又損及親王家的聲譽。並非要其完全斷絕結婚之念，八親王其實也不忍心讓兩個女兒終老於山莊，他曾多次囑託薰公子於自己身後照顧兩個女兒，並私下想過：「如果遲早要出家，不如許給了薰公子」[36]，因此表面上是把薰公子當成佛法之友，內心裡卻希望薰公子能成爲自己的女婿，聰明如薰公子當然知道八親王的心意，所以才會在大女公子連薰公子所提出的二女公子與匂皇子的婚事都拒絕後，找來八親王的老侍女弁君，對其抱怨道：

> ……親王於逝世之前，自覺壽命有限，曾將兩女公子託付與我，叫我任意處置，我曾當面允諾。不料兩女公子的意見與親王的

[34] 註 1 同揭書 P.186
[35] 註 1 同揭書 P.167
[36] 註 1 同揭書 P.161

主張完全相左，對我態度非常強硬，……我對大小姐如此熱心愛慕，外間也漸漸有人紛紛傳說。所以我想：既然如此，還不如依照親王的遺志，讓我和大小姐像世間普通夫婦一般開誠相見。[37]

連薰公子都知道八親王的想法了，更何況身爲女兒的大女公子，由下面這段大女公子的心裡話也可看出她的確也了解其父的想法。

此人舉止態度，並無可厭之處，父親在世之時，也是如此看法，常說此人如果有意求婚，倒可許得。[38]

大女公子明白如果對象是薰公子，父親將會欣然同意，但是她仍然無法接受薰公子的求婚，對於其拒絕理由有將其歸諸於大君「清冽的人格、處女的純潔」者，[39]也有人認爲爲是大女公子「期望自己能不受男性玷污，卻又能成爲他們無限憧憬的對象」的說法[40]及大女公子所追求的是「超越現實俗世人際關係的高雅精神世界」[41]等的各種說法。誠然大女公子的拒婚與其個人的性格特質有深切的關連，然而除此之外，妹妹二女公子的終身大事，八親王的遺訓，大女公子自身的倫理道德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不過，不久二女公子的終身大事也在薰公子的安排之下，獲得解決。然而大女公子對薰的求婚仍然躊躇不決。平安時代的社會制度雖然是一妻一夫制，身份地位較高的男性卻都擁有多名妻妾，許多女性結婚後反而踏入不幸的深淵，因此面對薰公子的求婚，她也認真客觀地思考自己與其是否適合結爲夫婦的問題：

此人倘是不惹人注目的尋常男人，那麼爲了報答他多年來愛護之恩，我也不妨折節相從。可是此人氣宇軒昂，令人望而卻步，反而使我不敢親近，我還不如獨身度此生吧。[42]

---

[37] 註 1 同揭書 P.187
[38] 註 1 同揭書 P.192
[39] 森一郎＜薫の道心と戀＞（《源氏物語の探究第二輯》東京：風間書房 昭和 5 年 5 月初版 1 刷 平成 10 年 2 月初版 3 刷）P.268-269
[40] 千原美沙子＜大君・中君＞（《源氏物語講座第四卷》東京：有精堂 昭和 46 年 8 月初版 昭和 57 年 9 月 5 版）P.270-271
[41] 荒曉子＜大君＞（《源氏物語講座 2》，東京：勉誠社，平成 3 年） P.319
[42] 註 1 同揭書 P.192-193

其實大女公子不但早過了適婚年齡，甚至還比薰公子年紀大[43]，而薰公子無論各種條件都是一時之選，更使得大女公子自慚形穢。自己年華逐漸老去，而薰公子卻是眾女公子夢寐以求的理想人選，兩人結婚是否可以平穩度過一生，薰公子對自己的愛是否可以永保不變，這些都是大女公子憂慮之源，如果將來與薰公子的婚姻生變，不但自己成爲眾人的笑柄，也會損及親王家的聲譽，因此她不肯輕易答應薰公子的求婚。大女公子極力遵守八親王遺訓一事還可從他對中二女公子講的下面這段話看出一端：

> 父親的遺志，是指望我們即使在世間孤苦過日，也不可以輕率嫁人，以致惹人笑話。父親在世之時，我們做了他出家的羈絆，擾亂了他的靜修，罪業實在深重，臨終時的一句遺言，至少不可違背。[44]

這段話是她覺得妹妹比自己更適合薰公子，決意將薰公子讓給二女公子，自己將獨身至老。但又覺得不事先告訴妹妹不好，所以她在一次機會裡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妹妹。然而也可由此可以看出大女公子念茲在茲的仍是父親的遺訓。

大女公子爲了要遵守父親的遺訓，維護自己的名節及親王家的聲譽，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匂皇子與二女公子結縭之後，因身份高貴，不易微行，無法常來宇治會二女公子。甚至有一次雖專程前來，卻因行蹤洩露，朝廷派來一大堆隨從及官員，竟然無法前去私會二女公子。大女公子因此誤解他在玩弄妹妹，除了同情妹妹之外，又覺得違背了父親的訓戒，竟然萌生死志。

> 她想：「我如果長生在世，恐怕也會遭逢同樣的命運吧。薰公子這般那般地說許多話，無非是要打動我的心。我雖然一心想拒絕他，然而托詞也有限度，終不能永久搪塞下去。……我心雖然不願，結果恐難避免。正因爲如此，所以父親在世之時，屢次諄諄叮囑，勸我們獨身到底。大約他預知有此事情，所以作

[43] 根據《源氏物語 5》(東京：小學館 昭和 50 年 5 月初版 昭和 54 年 6 月第六版) p.168 椎木卷的敘述，八親王欲上山寺清修時大女公子已是二十五歲，兩人都早已過了貴族女公子的適婚年齡，而當時薰公子則是二十三歲。

[44] 註一同揭書 p194-195

此告誡。我們原是薄命之人，所以落得父母雙亡，孤苦無依。倘再加之以遇人不淑，貽笑大方，致使雙親飲恨於地下，實在太不幸了。但願至少我一人不受此種苦患，而在罪孽未深之前早早死去。」[45]

因匂皇子無法常來，使得大女公子懷疑他對二女公子用情不專，甚至對天下男人產生不信任之心，認爲薰公子對他說的種種話，只是要騙取她的感情，因此他更加確定自己抱持獨身主義拒絕薰公子的求婚是對的，然而自己雖盡量拒絕他，恐怕有一天也會拒絕不了，最後自己也將步上妹妹的後塵，結果兩姊妹都成爲棄婦，屆時將「貽笑大方」，致使「雙親飲恨於地下」，果真如此，那真是情何以堪！生長於不如意環境之下的大女公子凡事都往最悲觀，最不幸的方面想。大女公子認爲自己唯一能阻擋這事發生的方法便是一死，因此她希望自己能早早死去。因爲她一心求死，飲食也不進，所以身體便一日一日的衰弱下去，不久她又偶然聽到匂皇子將迎娶夕霧家的大女公子，她認爲妹妹已完全被拋棄了，自己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於是更加一心求死，不久終於香消玉殞。大女公子認爲唯有自己一死方能確實遵守八親王遺訓，保住自己及親王家聲譽，因此她幾乎是自殺式的死去。一個家道中落親王家女公子的無奈選擇，確實令人一掬同情之淚。然而我們也從大女公子的作法和想法裡看到濃厚的儒家道德思想踪影。首先未出嫁的女子須聽從父親之命正是儒家所提倡的「三從」[46]美德，此外《孝經》裡曾提及「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47]自孔孟以來便積極提倡「孝道」，孝順父母是儒家思想重要的倫理道德之一，在中國典籍，思想制度大量傳至日本的平安時代[48]，這兩種道德觀念也一起傳至日本。女子聽從父命既是「三從」的道德規範，也是

---

[45] 註一同揭書 p220

[46] 三從在中國《禮記》＜郊特性＞,《儀禮》＜喪服傳＞,《大戴禮》＜本命＞裡皆有提及，參考拙著＜《源氏物語》與儒佛道－以第二部爲主＞（大阪：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 1 号 2006 年 3 月）P.247-259

[47] 見《孝經》＜開宗明義＞章（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等疏、張文彬等分段標點《十三經注疏》19 新文豐出版公司 民國 90 年）P.35-36

[48] 依藤原佐世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經義考補正》)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4 年)p1 的記載：四書五經早在平安時代已傳入日本，因此當代人對其內容及思想應十分清楚。

爲人子女者應盡的「孝道」。而《孝經》亦記載道：「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49]因此即使不能揚名後世，光宗耀祖，至少也不能做出損及父母顏面之事，否則便是不孝之人。大女公子既然不信任包括薰公子在內的所有男士，便只有拒婚一途，而在連拒婚都無法堅持到底的情況下，宇治大女公子只有選擇一死以貫徹己志。《源氏物語》裡會出現這樣的情節設定，代表平安社會已開始以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來教育當代女性，大女公子顯然也以此道德觀來作爲自己的行爲準則，所以才會有要以一死來堅守父親遺訓之想法。其實發展至此地步之前，也並非全無轉圜餘地，大女公子也曾想過要出家奉佛以斷絕可能發生的苦惱之源。臥病在牀的大女公子對二女公子說道：

> 我近來愈覺此身已無生望，聽說受戒爲尼，功德甚大，可以卻病延年。你去請阿闍梨替我授戒吧！[50]

大女公子有此心願，若這個心願能夠順利達成，或許大女公子就不致於死。然而周遭的侍女卻極力反對，唯一可以讓其延命的佛家清淨世界既然不得其門而入，大女公子最後只能走上絕路一途，又除了儒家・佛教的思想之外，也出現了道教思想的痕跡。於大女公子臥病在床時的第一天，二女公子告訴大女公子說她夢見父親八親王滿面愁容地在環顧四周。爲何八親王的亡靈會在此時此刻出現呢？作者藉由大女公子的心裡話對讀者做了如下的說明。

> 大女公子想：或許由於最近這些日子我日夜思念父親，所以他暫時顯靈讓我們看見他吧！我很想到父親那兒去，但我等罪孽深重，不知是否能去。[51]

古代日本人相信日夜思念某一人時，魂魄會游離出身，出現在那人夢中，這種想法在《源氏物語》的第一、二部裡已出現過，如紫夫人出現在源氏的夢裡便是一例，這裡由於大女公子亦認爲日夜思念八親王，因此魂魄游離出身，而八親王的亡靈在接收到這種信號，竟無

[49] 同註 47，P.37
[50] 同註 1 P.230
[51] 同註 1 P.225

法安心前往極樂世界，又回到兩姊妹身邊，並對其情況十分憂慮，以致出現在二女公子夢中。

作者藉由導入道教的游離魂與夢信仰關連的想法[52]以強調兩女公子，特別是大女公子的苦悶、無奈及對父親的思慕之心。緊接著紫式部爲強調大女公子想見八親王之心，又加了一句補充說明：

> 大女公子甚至連身後之事都在擔心，這時的她很想獲得中國的返魂香。[53]

返魂香是有關漢武帝與李夫人的傳說，漢武帝於李夫人亡故後，頗思再見李夫人一面，於是請方士利用法術，讓漢武帝於返魂香裊裊的香煙中再度見到李夫人的身影。這裡提到大女公子想要獲得返魂香，是說如果有返魂香，便可見到父親；知道父親在那裡後，死後他的魂魄便可前去父親處。返魂香當然是與道教思想有關的傳說，作者藉由提及返魂香一事，讓讀者聯想起漢武帝渴望見李夫人之心，而藉此強調大女公子對父親八親王的思念及渴望見到父親的心情。總之作者在描寫大女公子的思考模式、行爲準則以及苦悶的由來與過程時大量地擷取了儒佛道的思想。

接下來將焦點轉移到後半部浮舟物語的部分。浮舟本是八親王的女兒，但因其母中將君非正室夫人，八親王不認她爲女兒，她只好隨著改嫁的母親至常陸守家。又因其非常陸守親王女兒，受到差別待遇，也幸好有母親呵護她，總算順利成長，但在婚嫁之時，也因其非常陸守親生女兒，已談妥的婚事竟被對方取消，換成常陸守的女兒。並在二女公子的撮合之下準備當大女公子的替身，成爲薰公子的側室。豈知卻在二條院被匂皇子看上，中將君雖然急忙將浮舟接走，並讓薰公子將其安置於宇治山莊，但還是被匂皇子找到了。匂皇子假冒薰公子潛入浮舟的閨房，與其共度一夜，等到浮舟發現此人並非薰公子時，

---

[52] 根據《太平御覽》397 卷裡收錄有關夢書片段的記載裡曾有下面這一段「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台北：中華書局　1960 年第一版　1992 年第四刷）P.185
可見古代中國人認爲夢是魂魄離開人的身體後所看到的像，在夢中也可與鬼神交流，當然也包括祖靈。可見夢與游離魂有密切的關連。

[53] 註 1 同揭書　P.225

爲時已晚，匂皇子熱情大膽，與薫公子的保守拘謹完全不同，浮舟不禁受其牽引。浮舟徬徨於兩位貴公子之間，左右爲難，難以抉擇，於煩悶之餘，終於決意投水自盡。後來雖爲横川某僧都一行人救起，浮舟卻毅然決然斷絕一切情欲，皈依佛教。

關於浮舟徬徨於兩位男士之間，左右爲難，終於投水自殺的設定具有《古事記》裡弟橘媛及《万葉集》裡菟原處女故事的母題一事，早已有先賢達俊指出來。[54]然而早在浮舟尚未出場之前，作者便暗示她將會投水自盡。浮舟是以大君「人形」(替身)的身分出場的，在薫公子和二女公子對談時，出現了「人形」一詞。薫公子因難耐對大女公子的思慕，想在宇治山莊放置一個大女公子的「人形」(偶像)，當作佛像，禮拜誦念，以慰藉自己對大女公子的苦思，而二女公子或許對薫公子的想法不以爲然，便回答道:「你發這個心願，真正令人感動，不過說起「人形」，教人聯想起放入「洗手川」[55]裡的『人形』(替身)，這樣子反而對不起亡姊了。」[56]薫公子所說的「人形」是當成偶像來膜拜，然而二女公子所說的「人形」卻是當成人的替身，於消災除厄儀式結束後，放入「洗手川」流走之物。所以才會說「這樣子，反而對不起亡姊了。」接著二女公子發現薫公子對其亡姊確實念念難忘，又爲了要擺脫薫公子把她當成大女公子的替身不斷地來糾纏她的麻煩，遂提及浮舟，並推薦她來當大女公子的替身。於是當替身的浮舟也就像祓禊時的「人形」(替身)一樣，背負了投水自盡的不幸命運。

而舉行祓禊時以「人形」(人偶)當替身，其實是由中國傳過去的道教思想。《日本の道教遺跡を歩く》裡對日本人以「人形」來做爲人的替身一事有詳細的記載，書裡面便提及使用「人形」當替身，是中國傳過去的道教思想。[57]雖然作者在一開始便暗示浮舟的命運，但浮舟會走上自殺一途，其實也與其所接受的倫理道德觀有密切的關連。浮舟本來就是個頗自愛的女子，所以在二條院遭遇匂皇子的糾纏時，

[54] 青山なを〈浮舟の死〉(《源氏物語の探究第二輯》東京：風間書房 1976 年 5 月初版) P.351

[55] 「洗手川」是寺院門前的小河川，舉行祓禊時，將代人承擔罪過或污穢的「人形」放入此河，讓其流去。

[56] 註 1 同揭書 P.287

[57] 福永光司等《日本の道教遺跡を歩く》(東京:朝日新聞 2003 年 10 月)P.124-135

她也極力拒絕之，接受薰公子的求婚亦是出自於「媒妁之言」(弁君及二女公子的介紹)、「父母之命」(母親)。這種行爲也正是中國儒家對婦女所訂定的道德規範。可見其母親也灌輸其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德觀。本來她也可以平安無事的渡過一生，但卻發生了匂皇子假冒薰公子闖入她閨房的事，等她發現不是薰公子時，爲時已晚，從此她陷入苦惱的深淵。其實這次的事件，錯誤也不在浮舟，真要追究責任的話，除了生性好色的匂皇子外，薰公子也難辭其咎，薰公子把浮舟安置於宇治山莊後，逕自在京城忙自己的事，久久才去一趟，讓佳人「望穿秋水」，已留下別的男士乘虛而入的可能性。又匂皇子對浮舟十分熱情，與只把浮舟當成大女公子替身的薰公子大相徑庭，又怎能不讓孤單寂寞，正當青春的浮舟爲之心動。然而在感情上雖爲匂皇子所吸引，在理智上卻不允許自己離開薰公子，和匂皇子遠走高飛。其實浮舟並非薰公子的正室，只是其在外面金屋藏嬌的女人，又被薰公子棄置於宇治山莊，久久才來一次，若她真的選擇離開薰公子，應當是情有可原，而且當時律法也是一夫一妻制，這樣做也不算違反當時律法。但浮舟縱然受匂皇子牽引，卻仍覺得自己犯了大錯，對不起薰公子，可知浮舟也是一個富倫理道德觀的人。在薰公子尚未知道這件事時，她便自我深責。

> ……我這回意外犯了這個過錯，倘被薰公子知道了，不知如何是好，那人的行爲幾近瘋狂，而我竟會憐惜他，實在是荒唐至極的輕浮行爲，若被薰公子以爲我是蕩婦而遺棄了我，我就孤苦伶仃，抱憾無窮了。[58]

她既害怕此事傳入薰公子耳裡，遭其遺棄，又覺得自己對匂皇子產生憐惜之心是「荒唐至極的輕浮行爲」，既害怕又自責，陷入苦悶之中。其實她應當是個受害者，但兩個男人所犯下的過錯，卻由她來背負，讓她真正成爲代人贖罪的「人形」(替身)。面對匂皇子的熱情追求，浮舟其實十分困擾。

當乳母等人興致勃勃地在張羅薰公子要來接浮舟前往京城之事時，她更加煩悶不安，心裡想道：

[58] 註 1 同揭書 P.369

如果發生了什麼怪事來，讓人恥笑，母親和乳母等人又會如何想呢？[59]

浮舟很擔心瘋狂的匂皇子會有更進一步的驚人之舉，屆時自己會被認爲是一行爲輕浮，楊花水性的女子，而遭世人恥笑。同時也會讓母親和乳母大失所望。因此，她開始想要以死來解脫苦惱，並守住自己的聲名。

浮舟想道：「我身倘也投入河中，不知去向，則大家大失所望，但這失望不過是暫時之事，不然，我倘活在世間，則勢必鬧出怪事，惹人恥笑，而憂患永無絕期。[60]

浮舟認爲與其被視爲不貞不淑，而遭人恥笑，不如投河自盡，她會如此擔心自己行徑遭人恥笑，是怕被認爲是一楊花水性的女子，亦由此可知「貞女不更二夫」[61]等的貞操道德觀念已深入平安貴族女子社會。

因此雖爲匂皇子所牽惹，她仍堅持不能跟匂皇子走，以免違反當時社會倫理道德，而遭人恥笑，除了貞操觀念外，她還是一個孝順的女兒，當薰公子知道浮舟與匂皇子的事後，開始在宇治山莊四周採取森嚴的戒備，浮舟看到這種情形，更覺痛苦不堪，認爲自己只有投河自盡一途。

她想：我身如果活在世間，定將遭逢痛苦之事。則此身一死，又何足惜？我死之後，母親當時必然悲傷，但她要照顧許多子女，後來自會忘懷。如果我活在世間，爲了行爲不端而惹人非笑，忍辱偷生，則母親勢必更爲悲傷。[62]

她認爲自己若繼續活下去，遲早會身敗名裂，遭人恥笑，並連累母親悲傷難過。果真如此，那真是不孝之至，因此若從不要讓母親也遭受牽累，跟著受苦這點而言，她也認爲自己非死不可。總之，無論是從「孝順」或是從「貞女不更二夫」的貞操觀念而言，她都覺得自己非死不可。可知儒家思想確已深入平安貴族社會，並對當代貴族女

[59] 註 1 同揭書 P.380
[60] 註一同揭書 P.381
[61] 司馬遷《史記》(東京：汲古書院 1982 年 5 月第一刷 1984 年 7 月第四刷)p.823
[62] 註一同揭書 P.389

性的思考模式及行爲準則產生極大的影響，浮舟爲了守住這些倫常規範，甚至不惜一死。此外，在敘述浮舟覺得自己違背了社會倫理道德，陷入煩悶、痛苦之際，作者又導入了道教思想的游離魂。

當浮舟決心投水自盡時，她的母親寫了信來，原來她的母親於昨晚及今天白晝時，連續做了兩個夢，夢見浮舟遭逢不測。關於浮舟母親的兩個不祥之夢，作者藉由侍女右近對讀者做出類似註解般的下列說明：

> 憂愁的人，靈魂會游離出去，小姐近來只管憂愁，所以夫人會做出這樣的惡夢。[63]

換言之，是憂愁的浮舟游離魂飄出去向母親傳達自己的心聲。浮舟決意投水自盡之前，她最掛意的是一直呵護她的母親，因此在煩悶痛苦之餘，精神逐漸陷入恍惚，這時她的魂魄便游離出了身，飛奔母親處，傳達自己即將離開人世的訊息，也因此浮舟的母親才會夢見浮舟遭逢不幸之夢。這裡也因導入了道教的游離魂與夢的關係，更突顯了浮舟的痛苦。在描寫浮舟痛苦的原因及經過時，儒道思想都具重要的機能，此外佛教在此也扮演了重要的救贖功能。浮舟自盡後，獲橫川僧都一行人救起，留下一命，但她仍一心求死，後來雖在眾人安撫之下，打消死念，但她已決心斬掉一切情欲，皈依佛教。對浮舟而言，除了出家奉佛爲今生所犯下的過錯贖罪，並修來世之外，已無存活的意義。因此浮舟雖非薰公子正室，但她也和薰公子的母親三公主一樣，在犯了社會倫理禁忌，自認無法在俗世立足後，便決意出家奉佛修行。作者在敘述宇治大女公子及浮舟時，爲描述當事人的煩悶、苦惱的由來、經過及其獲得救贖的可能性時，亦大量的擷取了儒佛道思想。

四、小結

日本自古便與中國交流頻繁，各種典籍文物大量流傳至日本，至平安時代，這些文化思想及各種制度逐漸在日本生根萌芽，華麗的貴族社會裡處處可以看到規範女性言行的儒家思想制度，貴族社會裡的女性若不謹言慎行，隨時可能觸犯社會道德規範，而淪爲眾人恥笑的

[63]註一同揭書 P.395

對象。又當時的律法雖明訂爲一夫一妻制，但是貴族男性卻常擁有多名妻妾，因此女性們也常遭逢丈夫另外迎娶其他妻妾的不幸命運。昨日是某公卿家的掌上明珠，身份尊貴，今日卻有可能被卑不足道的的輕薄男子所欺騙，甚至棄之如敝屣，不但自己聲名墮地，也讓亡親面目無光。因此女兒的婚姻大事，常是父母最引以爲憂之事。宇治大女公子除了本身的自尊之外，更爲了要遵守父親八親王的遺訓，維護自身及親王家的聲譽，雖認爲薰公子是理想的結婚對象，卻擔憂未來婚姻生變，寧死也要拒絕薰公子的求婚；浮舟則是擔憂自己被視爲不貞不淑，楊花水性的女子，遭人恥笑，並連累母親痛苦，雖受匂皇子牽惹，卻選擇投河自盡。從她們的思考模式、行爲準則可以看到平安時代女性言行受儒家倫理道德規範之一端。但這些女性也都是有靈有肉的血肉之軀，當她們要壓抑自身的感情去遵守這些規範時，其實是十分痛苦之事，作者也爲了要突顯她們靈與肉的矛盾、對立，每每在描述其煩悶、苦惱之時導入了道教思想裡的游離魂，勾畫出一個受命運作弄受禮教束縛的靈魂的痛苦。當時的女性每當遭逢不如意之事時，總是將其歸咎於無法預知及難以掌握的宿世命運，大女公子及浮舟也是如此看待自己的命運。而宿世的命運觀與「物之哀」的美意識也有密切的關連，菊田茂男氏在＜物之哀的美意識＞裡說道：

> 物之哀的美意識是在感知世間、世態、命運等環繞於人類社會時空的不測、不足的存在之下而成立的美意識……（中略）既然宿世的觀念與物之哀的美意識都以社會運行的不可測、不可視性爲其共通項，則吾人亦必須以「難以如心所願」的宿世命運與「哀」（aware）的相關性來掌握源氏物語的世界。[64]

大女公子及浮舟也是作者根據「物之哀」的美意識所描繪出來的爲宿世命運所作弄的女性形象。而作者也試著爲作品裡的人物找出救贖之道，以救拔這些爲俗世的枷鎖所束縛而痛苦呻吟的女性。雖然出家奉佛也未必真的能解除每一位當事者的苦惱，然而對於那些誤觸倫理道德規範，難以立足於社會的女性而言，出家修來世更是唯一之途。

[64] 見菊田茂男＜もののあはれの美意識＞《國文學》（東京：学燈社 1976 年 6 月）P.28-34

作者反覆的擷取儒佛道思想，敘述作品裡人物的苦悶與無奈，將受宿命桎梏的當時女性的悲慘形象生動感人的描繪出來。